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五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丙辰盡其日

十七日丙辰金人入廬州以康定山知州赫舍哩同知廬州駐泊兵馬都監楊春會兵入城殺康定山走赫舍哩復廬州　合肥野叟楊廬州忠節録曰公姓楊名春字

德元大梁人沈勇有謀略擢自左班行門蒙恩擢修武郎特添差廬州駐泊兵馬都監辛巳冬十月金主親擁衆兵圍廬州在城官吏望風爭遁時建康都統王權屯廬州先領本軍棄而走公同本州兵馬都監騫福在城往來巡邏安撫龔濤請公并騫福議事濤云江南州都統戚方將帶軍馬于九月下旬棄光州已過大江池州都統李顯忠部領軍馬亦棄安豐軍往峽山路渡大江適來本州探稱金兵不知其數已在本州北門外離城

二十里地名白馬廟下寨濤荒急意將逍去因言濤今將帶本州人馬往無為等處軍措置事務委春權州府春白濤曰春今獨員在城守禦並無人從欲乞撥安撫司効用一隊春守禦候金兵到來與之血戰以報國恩濤言不須如此公後生脚手輕快且自看勢頭公見此言再白濤曰春元是殿前左班行門累對御史武藝中選蒙恩特允前件差遣今邊事不寧委春權州且金兵未有一卒到城望風盡走今春既權州事金主若

竭國而來春當竭節盡忠不敢棄城遠遁濤聞公言大怒曰自理會濤棄城遁走公獨員權州揀選强壯及刷招募諸軍逃走兵効用公部領往來巡護州城十四日有金兵全裝軍馬不知其數于廬州城外往來圍城公度勢力不加遂領兵卒乘勢突陣以出過中泒河駐劄遂急募本地兵沿焦湖圍結水寨鄉兵總首陳彦等二百人守中泒河口有效用秦實報今月十七日金兵已壞巢縣襲安撫隨行軍馬千餘人盡皆潰散遂親往

巢湖招集潰兵二十九日有安撫司潰散効用軍兵四百餘人數中有馬軍効用一百一十二騎公即時勸諭招募盡起發往中派河口駐劄陳彥具言前月十五日金主大軍到廬州在州之東北離城五里屯御寨旋築土牆城一座新築井一眼供御水至十月十七日金主入廬州觀看詣諸寺廟燒香駕回市中下馬與在城内外被擄守屋百姓數十人親自撫卹曰今不令軍損壞爾等若我軍壞一個南民我却殺一個軍每人賜銀十

兩慰勞令各從便歸業金主撫邺罷回御寨至二十日
金主提䕶御軍前去和州令廬州只有二萬金兵係是
金國正兵一名頭領授淮南路招撫使康定山又一名
同知赫舍哩今見廬州四城門出榜召募本州逃移老
小限一月歸業其諸山水寨聚結逃避之民聞此榜日
夜入廬州與敵買賣如同一家兼以沿淮數處逃移民
社鄉兵强壯動以萬計隨身各有長槍紙甲軍須器械
將帶老小牛馬約數十萬見在中泒河以南舒城縣及

廬江縣等處屯駐各無糧見行作亂道遠不通恃强為勝刼奪牛馬殺而食之金帥康招撫聞知多出榜文令百姓强壯者數齎榜往舒縣等處召募沿淮逃移民兵歸業聞說鄉兵緣無糧食皆欲順金兵見陳彥等說急以所募民兵八百餘人先差効用岳孝忠部領三千餘人赴中泝河口守把又差宋再興部領三百人赴中泝河口守把並不放人過往公慮合肥以南無為軍及舒州等處州縣居民無人保護及沿江一帶數百里

關津渡處最多無人拒守恐即泄漏與敵指路遂急緊把斷兩道河口要處公又見諸山水寨團聚民社鄉兵日逐入廬州與敵買賣恐泄漏公一行人馬虛實公急部領敢死民兵二百一十七人渡中派河廬州城南二十里店埋伏潛領民兵孫彦等二十人各將帶火種并隨身器械于當夜四更到廬州廬江東門角踰城入取麻麥空地徑赴州倉發火焚燒倉廒糧米就倉所殺死金兵二十六人從舊路復出再于初五日夜領民兵二

百一十七人赴廬州門外五里崗等候月落二更以後從廬江門西壁踰城入州其兵自城門内每五十步擺布正軍作鋪把截街巷公等隨鋪掩殺之其兵不相救援共殺一十七鋪在城屯住之兵驚亂當夜殺出廬城死者不知其數及奪戰馬五十四匹四鼓歸中派河駐劄緣此隔絶諸處山水寨人民自後不敢入廬州與敵買賣當月二十日忽有乞丐張貧子自廬州出城來至中派河口詢問廬州彼軍事體貧子乃言金人正軍内

有一千餘人病患死損數多緣為今月初四日初五日夜楊權州入城殺盡搬布金兵焚燒倉廒金家軍馬全無糧草日夜驚憂防護甚緊其金帥康招撫與赫舍哩聞知中泒河以南一帶有山水寨及有團結鄉民老小聚糧食甚多同知赫舍哩已定來日領正軍出廬州門往中泒河南盡刼擄諸寨團結老小糧食公聞此說即率民兵踏路險阻要處預先擺差岳孝忠等六十一人在中泒河以北蘆村内埋伏又差馬軍趙再立領兵

七十三騎於廬江門外二十里店草埰後埋伏公親領步人强壯者七十一名近廬江門外十里店向南大路阜角寨兩下崗伏藏乃遣効用胡亮伏宣二人于廬江門外三里崗阜望胡亮未久聞敵至阜角寨下公分部領埋伏兩下掩殺其趙再立馬軍隨至應敵金兵頭領赫舍哩中箭退走其餘敵兵皆潰公乘勢追殺至廬州城下敵乃入城閉門不出時斬四十四級奪戰馬二匹騾子二頭生擒金國二人連器械等公即往中派河口

駐劄又於十二月初二日再領兵會合焦湖西口水寨合肥縣尉張用于當夜二更以來同約入廬州各部領人分路刼中金兵兵皆驚亂公領民兵殺至興安寺後縣橋路南迎金兵大隊頭領招撫使康定山騎高白馬頭戴皁氊笠身擁皁氊擁出衆軍之前公見縱馬向前刺康招撫墜馬而死同知赫舍哩急領餘衆犇縣橋路遁走公乘勝率兵襲之敵衆敗走公追至白馬廟以北兵傷死者相屬生擒金人九人并復奪廬州公復募廬

州鎮鄉村聚落諸寨逃移居民老小不過旬日內盡皆
歸業公權州保全生靈不至肝腦塗地陰德及人多矣
未幾蒙朝旨知舒州張淵權廬州安撫使張淵以公復
奪廬州獲捷事件申奏于朝時諸路都統將帥媿已無
功陰賂有司抑遏不行吁公雖有以寡擊衆之勞爲江
淮保障超越乎張巡許遠而不蒙褒賞惜哉　野史續
録曰隆興二年敵衆不滿三萬再逼長淮當是時主帥
如韓律如頻遇如孔福皆望風而遁韓弃合肥頓弃壽

春孔斉濠州沿淮居民盡遭驅擄流離死亡相踵于道路者以楊公任滿解印而去民之傷感無其人也吁不見其害孰知其利不見其労孰知其優不覩韓津輩之失節孰知楊公之忠烈保全哉是以合肥之民因隆興二年韓津之厄而追思紹興辛巳楊公之恩老稺懐慕欲報之而不可得乃續其遺録以傳于後異時秉史筆者得采其遺録以記楊之績庶幾不没其傳焉　邵宏淵六合捷報親衛大夫常徳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左

軍都統制提督諸軍策應軍馬邵宏淵申近准置制招討使司指揮提督人馬前去淮西策應王權等依應先次統率左右兩軍于十月十七日到真州宿泊間探聞得金人邀截道路遂差統領王宗鄭彥孫超將官晁江等于十八日統押左右兩軍五百人騎前去巡綽硬探去後今據王宗等當日申時約離六合縣東十八里逢見金人馬步軍馬五千餘人分布前來施放弓箭迎敵官軍宗等遂賈勇率士卒戮力血戰至酉時殺敵敗走

趕擁入河不知其數獲捉　知興化府姚仲鳳翔府盩
厔縣報捉御前知軍都統制和州東路安撫使知興化
府姚仲奏差使臣王俊將帶人兵𧪫朝廷降到文榜前
去陜西招集忠義人偷劫敵寨收捉金國活人體探事
宜去後今據王俊申十月十七日經過陜西鳳翔府盩
厔終南兩縣南山存撫居民安業二十日到盩厔縣界
地名東洛谷口一更以來將金兵堡寨攻打有北界人
兵趙順等開門歸降俊當時帶領人兵前去招誘盩厔

縣有王博事金國宣威將軍彼姓圖克坦名薩哈終不聽從俊將一行人兵親擁攻擊上城奪開東西南門有宣威將軍薩哈帶領兵前來迎敵俊激諭一行人兵鏖戰至天明殺死敗兵人馬不知其數捉到宣威將軍圖克坦薩哈并妻偽皇親完顏達呼漢兒軍額爾克諾爾布所屬瑪蘇庫小户賽音珠爾等并奪到薩哈所授宣威將軍誥勅并偽皇親達呼宣勅共七件官倉場庫務印記四百戰馬弓箭鎗刀金鼓旗幟等有捉到當夜本縣備戰

一百餘人並係隨薩哈闢之人除將捉到薩哈等見行
申解外委是獲勝捷　統領姚興及金人戰于尉子橋
沒于陣完顔亮在壽春欲渡淮維浮橋已成邏者獲王
權軍擺鋪數人中有一曹司亮見之問權所在曹司以
實對曰在廬州又問權有兵多少曹司曰有兵五萬亮
曰是也吾知之矣乃以金十餘兩遺曹司且令附書回
與權權得書繳奏且聞已渡淮河遂自廬州退兵沿路
作虛寨以相疑使白旗子五十人硬探遇金人騎兵金

人未覺白旗子乃避于路傍見金人十數騎而已白旗子相語曰此亦探者也我輩占地勢埋伏俟其回可以盡數殺衆遂伏于路旁林中既而敵騎果回衆皆出敵不及退為白旗子所掩殺死者七八人生擒三四人解赴權問其虛實皆不應有都濠寨一人嘗跟烏珠渡江者也權與之酒大醉遂泄其語曰大金起兵六十萬以十萬出清河口不戰但為疑兵以當淮東之軍以二十萬分徃京西淮西以三十萬隨主來三十萬中又分為三

十萬出戰十萬護師主十萬奪渡口權曰不可當也宜引避之遂退保和州令破敵軍收後金人以鐵騎追及于尉子橋統領姚興麾令拒戰金人直衝官軍興率兵入陣力戰親出入者數回副統制戴臯率軍馬下路以避不援興興遂死之日已晡權遣親隨軍來策應金人乃退知樞密院事軍馬葉義問劄子奏契勘建康府破敵軍統領右武大夫姚興十月十七日隨王權與敵戰于尉子橋以兵四隊當陣數萬衆鏖戰數合手殺數百

餘人以援兵不至于陣戰死死不忘君忠勇可尚當議旌賞以激士氣為天下忠義之勸臣已差叅議官一員致祭及往其家撫視孤幼并賜賻奠開具陣亡將士姓名保推恩外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先欲將姚興贈觀察使除依格與合得恩澤外更特與恩澤三員仍許奏異名并本寨立廟賜額候收復淮西日别于戰場立廟從之 姚興贈官誥詞勑執干戈而衛社方資敵愾之忠援枹鼓以忘身宜厚恤忠之典右武大夫武功郡開封

伯食邑九百户姚興材全果毅資賦勁嚴憤强敵之相
凌鼓我軍而搏戰所提不滿于一旅奮勇何翅于萬兵
卒拒其鋒遂殞于陣舁櫬車而加禭屬孤子以推恩莫
歸先蔭之元宜立睢陽之廟舉為異寵用寄予哀尚
克有知歆此休命可特贈容州觀察使先是劉錡遣都
統王權將兵迎敵逗留不進為自安之計錡再檄權往
壽春權不聽命以威協總領都潔漕使李若川固請于
朝乞留權守和州錡復督行權不得已三日發一軍凡

二十四日僅發八軍止于廬州戍守故金人至淮得以
維橋從容而進如入無人之境權懼旋棄廬州回屯昭
關將士皆請戰權乃領親兵先適麾衆使退敵騎至尉
子橋始遣統制官姚興一軍三千人迎敵興戮力死戰
數告急于王權權于仙宗山上以麾刀斧手自衛殊無
援意興勢雖欲却然猶殺敵數百人擒渠率而回會敵
假立權幟以悞興奔而入遂與其徒俱陷權猶走旗獻
捷異以欺罔自解是後不復更與敵接徑回和州州城

新築而所儲資糧可為數月計權志不在守乃紿衆曰已得金字牌聖旨令棄城守江遂自焚西門棄和州先奔采石渡江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六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十八日丁巳盡二十七日

丙寅

十八日丁巳擇日以興師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丙辰降

旨金人敗盟朝廷不得已而興師合奏告天地宗廟社

稷等令禮部太常寺疾速條具申尚書省　約束將來視師丁巳降旨將來視師經由處排辦頓遞修治道路不得過為華飾勞民費力三省行下約束如有違戾仰監司按劾御史臺彈奏

十九日戊午詔遣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視江淮荊襄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議軍事兵部郎中馮方咨議軍檢詳諸房文字洪邁主管機宜文字　遺史曰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視江淮荊襄軍馬以中書舍人虞允文

為參議軍事義問奏差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秘
書省校書郎馮方主管機宜文字右通直郎知吉州廬
陵縣葉行已保義郎靳提點廣南西路綱馬驛程徐格
幹辦公事義問再奏令照得前後宰執出使郎官已上
多充參議洪邁馮方乞改充參議軍事　太學生直學
宋芑上葉樞密書書曰某聞漢文帝承積累之休中外
帖然無事而洛陽賈誼猶有痛哭流涕長太息之書所
達文帝者河南吳公先之也今日金人移都中原意在

背盟東南二百州生靈之命垂于旦暮祖宗二百年社稷之危猶以一縷繫千鈞之重此何止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耶某蒙被教育幾二十年于此憂國之計反不如洛陽一書生固無以自容于天地間閣下居本兵之地國之安危所繫今天下豈無策士可以賛廟謨者而閣下達士之心獨讓河南一吳公乎某竊聞金人窺伺東南之意三十年矣往者傾國來戰其志非止于利吾歲幣也及柘皋之戰諸將以死鬬順昌之危劉錡以死

守彼之精銳卒死者十有九其約我以和者計誠出于不得已也朝廷失此一機不知乘勢滅敵以圖恢復之計而乃追還諸將甘心議和一時執政大臣偷安苟容為至甚其說稍有異己者排擯誅戮無所不至若以歲幣而輕與之和固已墮金人計中矣和議始定閒彼之主謀者舉酒相慶曰吾勢未張戰未必勝姑與之和而坐得重賂且可使之自困吾計今得矣欵以二十年後東南諸將不老則死西北兵馬銷鑠亦盡彼至用浙兵

騎廣馬則吾徐起而求所大欲未晚也以此知金人今日之舉固已醞造于二十年之前矣朝廷不悟此意遂損東南數百萬以益之謂金人真與我和也父兄之讎遂日置而不問軍旅之議不至于廟堂者凡幾年矣彼國日富吾國日貧彼備日張吾備日弛吾之强弱彼誠有以料我矣前日去上京二千里而居我舊京夫金人豈輕遠故地而安居中土者哉蓋其三十年窺東南之意而其形已見于此矣朝廷尚且未悟和議之果不足

恃去歲于侍從館閣下之臣論及敵情者隨以斥逐而防守之計漫不經慮是以信金人真為巡幸而無敗盟之意也謀國如此不已疎乎今聞使者在廷口傳敵意欲需我漢東江北之地及邀我二三用事之臣俾來議事此其意又豈在于其地與其人哉挾難塞之情以啟釁我地不可割人不可遣則彼長驅而來耳借使今日割某地遣某人可以解彼三十年包藏之禍可以全吾二百年生靈之命在朝廷亦不足甚惜漢東江北之地

既割矣他日又需我之吳蜀二三用事之臣既遣矣他日又邀我之親王朝廷能繼之乎能保金人之不來乎又聞其使者初見之日殿廷間已殺其禮止令驛中賜宴則是朝廷雖盡從今日之請而此事已忤其使者之意亦足以生釁矣況今日之請決不可從而可以生釁者非止一事也釁端已萌勢不可掩和議已叛勢不再合朝廷何不赫然震怒以逆折銳鋒乎為今之計不若誅其正使一人尸諸通衢以聲其叛盟之罪此不惟可

以挫彼之强且可以激吾之弱乃釋其副使一人使歸告其主曰吾與彼約和以來吾躬食淡傾内帑之儲以賂者三十年矣吾于汝無負矣汝貪惏無厭求我不已汝意不在得地將釁我也汝欲戰吾率三軍之士以與汝周旋若無厭之求吾不能聽亦使之知東南有人而示吾之不弱也然後下責躬之詔以播告中外曰金人板蕩我中原隳毁我宗廟屈辱我兩宫發我陵寢屠戮生靈吾與敵不戴天之讎然吾包羞忍辱三十年間卑

辭厚賂以饜金人之欲者吾非憚于用兵而忘此讎也上則以兩宮下懼其殘吾西北之民耳今兩宮北狩而不復四海皆知痛憤而金人又據我舊都毒我赤子需我淮漢要領之地邀我左右腹心之臣使我西北之民日不聊生東南之民未知死所天怒人怨至此極矣吾誓與天下上報父兄之讎下雪生民之恥凡前日中外之臣誤我以和議者無問存沒悉正典刑于是斲秦檜之棺而戮其尸貶竄其子孫而籍其資産以助軍以正

其首唱和議欺君誤國之罪復岳飛之爵邑而録用其子孫以謝三軍之士以激忠義之氣詔下之日使東南之民聞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則師出之日吾之民將見人自為戰彼之民必有倒戈者矣顧朝廷決意行之無少怠自今日以往由宰執而下以及臺諫侍從之臣則當自造于便朝由郎曹而下以及百職事之臣則當日會于都堂凡防守江淮之策圖取中原之計朝夕相與討論次第而施行之規模籌畫必定于浹旬之間以

解東南倒垂之急以慰西北來蘇之望則天下幸甚

邵宏淵及金人戰于西府橋金人萬户蕭琦取路滁州至瓦梁橋滁河不得渡執得土居百姓歐大者問之曰以何法可渡歐大因記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數騎往定遠縣虛驚而回至瓦梁盡拆民舍作浮橋至是恐金人亦拆民舍作浮橋也乃答之亦有路自竹岡鎮可以徑到六合免滁河兩渡金人從之令歐大引路至六合而放回金人迂路半日故六合居人皆得奔竄是日金

人攻真州邵宏淵方酒醉聞報大驚率衆相拒于西府橋宏淵命將官三人拒于橋上金人弓矢如雨王師多死城中百姓老小盡已驚移惟有看家强壯猶登城以觀者正爭橋間金人載草掘土填河以渡三將官皆戰死宏淵顧金人已填河得渡率親隨軍人入城掩閤以拒故軍人皆奔于江上得舟渡江以免宏淵毁閘板退既陷真州不入城乃出山路攻揚州　遺史曰是役也宏淵酒醉未醒實未入陣身在橋之東以麾將士遣三

將在橋上占橋迎戰及其退軍也百姓䦨然為之語曰邵太尉在西府橋當住金人矣揚州百姓則曰若非邵太尉在真州力戰金人揚州之人皆避之不及至有言宏淵馳馬入陣鏖戰出入數四血汙滿體其力戰迎敵之譽起于百姓後好事者不究其實為請立祠堂于二州可謂不虞之譽矣　劉錡至揚州劉錡退軍至邵伯鎮已聞金人攻真州謂揚州無官吏矣遲疑未敢發會探者回報見揚州城上旗幟猶是官軍錡曰雖失真州

而揚州猶為國家守當速速進乃自北門入見安撫劉澤以城不可守謂當退軍瓜州錡令諸軍聽畢徐圖所向

二十日己未金人攻滁州　王彥克商州金州都統王彥發遣統制官任天錫郭諶等收復陜西州縣丙辰得豐陽縣戊午得商洛縣己未克商州獲偽知州昭為大將軍完顔守能同知武騎尉馬彥千户信武將軍歡塔巴納齊勤金人聶赫番人楊大首金人阿嚕安遠大將軍

阿古博廸蘇番人劉春金人髙羅索髙釪蘇幷獲通事郭十一李全部落等　知建康府兼行營留守張燾塋建康府金人敗盟落職張燾致仕再起知建康燾聞命上道時金人傾國南侵自合淝徑趨歷陽人情洶洶燾以戊午至當塗見南岸全無守備亟申朝廷乞發軍馬前來捍禦乙未入建康建康居人驚移而去者十已五六燾既到人情稍安

二十一日庚申王權登車船渡江葉義問朝辭楊存

忠為御營宿衛使

二十二日辛酉金人入和州王權以姚興戰沒和州不可守乃退渡江南是時金人已及近郊猶未知權棄和州而退軍也未敢逼城後軍統制韓林最後出和州乃縱火城中軍亂諠譁金人聞之曰南兵遁矣遂進兵奪和州入之

二十三日壬戌劉錡退軍瓜州先是邵宏淵西府橋失利毀真州閘板循河而軍金人自山路經趨揚州屯于

平山堂下宏淵不退在楊子橋南毀板而渡揚州居民皆傾城而奔壬戌劉錡乃退軍自南門外拆民屋為浮橋諸軍過絶即毀浮橋由河東而去錡令諸軍未至瓜州七八里而陳火頭輜重悉先往瓜州　敵兵陷和州城中糗糧儲峙器械輜重盡委于敵敵乗勢奔突軍民自相蹂踐擁入城河及争江渡溺死者莫知其數將士憤怒號呼指船詆駡皆以權不戰誤國為言潰兵童帛抱蘆束葦浮江而過得生者十存四五浮流而亡歿者又

復二三深可痛傷　淮南安撫劉澤棄揚州走是日劉錡以諸軍出揚州劉澤謂城不可守亦棄之而去奔于泰州漸往通州渡入平江府真和諸州退保則有公吏相隨具申到朝廷惟揚州無一字到朝廷亦不知揚移治去處　以用兵詔避殿減膳詔曰朕德不足以懷遠人致金人復背盟好勞我將士蒙犯矢石朝夕念之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自今月二十四日當避正殿減常膳劉岑并御營隨軍都運使　約束將來巡幸降旨將

來巡幸進發軍旅非泛支降錢穀除並隨行在所處分外其餘百司常程事依舊留臨安府行遣內不可決者即申行在所　都過權發遣濠州軍州事完顏亮入和州知濠州劉光時率濠州之官府居民悉移于横澗山寨州差到城中郎閤門祗候東南第二副將都過守把亦隨光時在山寨至是光時被召遂以州事令過權之既而朝廷亦令過權發遣軍州事

二十四日癸亥韓之純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韓之純

輕薄不顧士行之人也平日以浪子自名喜嬉遊娼家好為淫媟之語又刺淫戲于身膚酒酣則示人人為之羞而不自羞也知漢陽軍不為吏民所欽重汪澈以中司宣諭荊襄之純謟奉之澈問湖北漕臣李某財計事李某儒者據案牘行文移而已諸州財計則未嘗經心不能對之純知其然之純嘗為湖北總領司屬官粗知財賦所出納一日間見澈具言湖北財賦澈大喜之純乃諷漢陽士人詣澈舉其才許以重酬澈果薦舉之純

除北運判填見闕有贓敗失官人王訓者居于鄂州南草市賣私酒起家妻女婢妾皆娼妓結託揔漕兩司屬官時復羣飲于訓家訓出羣娼以奉之汚穢靡所不至兩司公事獨訓占斷請囑鄂州人呼訓家為淫竄又呼為關節塌坊之純為總領司屬官時常往來訓家至是惟訓晝夜無間自此通關節請囑公事紛紛矣

二十五日甲子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湯鵬舉復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星夜之任並不許辭免

二十六日乙丑員琦大敗金人于皁角林金人已占揚州癸亥追逐劉錡有與官軍相遇者官軍拒退之乙丑金人大軍來爭瓜州渡左軍統領員琦相拒于皁角林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退去初琦在潭州排岸司錡知潭州惟信用琦後知錡移荆南琦亦隨行中用琦為提轄衙兵錡移兵鎮江都統琦亦隨之及錡為置使乃用琦為左軍統領皁角林之役遂殺敗金人琦自修武郎轉左武大夫　招討使劉錡申將帶軍

馬見在揚州瓜州鎮控扼水路西路于十月二十六日卯時以來探報得金兵數萬係高萬户統率攻揚州界地名皂角林前來衝突某即時親率軍馬迎敵先遣左軍統領員琦將帶親隨馬軍自卯時在皂角林至揚子橋灣與金人大戰員琦下馬死戰二十餘陣首先破敵掩殺金人入運河及湖内約三千餘人金人又添生兵勢力加重某又遣遊奕中軍兩軍前去并力破敵某再率諸將誓以死戰自卯時至申時殺敗金軍橫屍二

十里活捉到番人及奪到番馬弓刀旗鎗器甲斫到首級不計數目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出曉諭　劉錡捷報到上曰劉錡在淮東屢捷可謂與國家宣力可令宣撫問并賜茶藥器皿金五百兩銀七萬兩徧犒有功將卒等朕不得已興師使人人能如此向前立功將來凱旋王爵亦所不吝　遺史曰是時諸處以報捷旗趨行在者絡繹于道路市人為之語曰雖日聞報捷可喜但一報近於一報亦可憂胥視棄義問見報捷有金人

又添生兵顧侍吏曰生兵是何物遠近聞之謂督視樞密尚不識生兵而司三軍之政可乎當時謂之去去聲源

樞密　督視葉義問抵丹陽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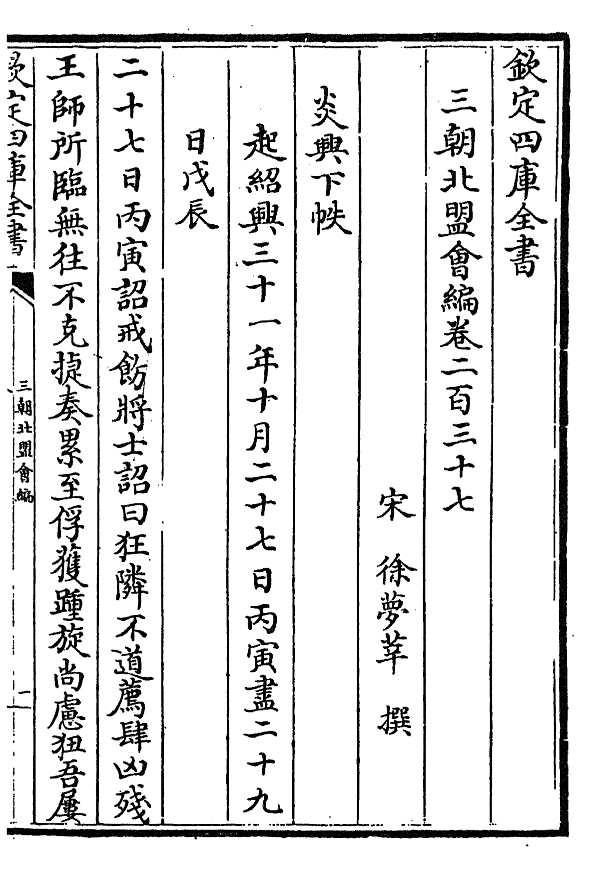
二十七日丙寅劉錡還鎮江府分兵渡江劉錡在瓜洲四日無不戰錡恐諸軍之心不固乃遣人自鎮江取其妻子居于瓜州以安衆心諸軍火頭有在江南者以舟船送糧食丙寅有金字牌到軍中召錡專在江南錡遂渡江歸鎮江府乘肩輿褰帷露面入鎮江府見其瘦悴

皆悽慘之色錡肩輿前使人撫諭居民不須驚惶各歸家照老小見留大軍在江北迎敵決可無虞其子無馬使人背之而行先是錡以王權淮西失利則淮東孤軍有腹背之敵恐不能守遂棄揚州退保鎮江留劉汜等一千五百人塞瓜州渡以扼敵是時劉錡已病神氣惙瘁坐起不得行以兩人扶掖行府差李横代劉錡　趙樽敗金人于蔡州殺萬戸楊總管克蔡州趙樽在信陽軍也聞金人已至淮西樽曰此可以進兵擣其虚矣乃

以巳未渡淮庚申下褒信縣壬戌至新蔡縣女真令佐率衆迎敵樽一鼓破之獲偽令佐械送行在犒其軍而進甲子下平輿縣丙寅栅于蔡州南二十里金人出兵背城陣方成列出敵不意于宿草乗風縱火鼓譟而進敵衆披靡樽呵止之率新兵衝擊斬其大帥萬户楊總管得其名馬精甲餘兵潰追奔入蔡州軍吏言簽軍助敵犯官軍應誅滅樽曰此皆王民出于逼脅非其樂從也皆不問整衆而入約士卒秋毫不得犯蔡父老焚香

出迎見王師感激至泣下命張彥達攝州事樽提兵追
躡至上蔡敵方蓐食聞軍聲亟遁去時御史中丞汪澈
宣諭荆襄戍閔徙屯應城得樽捷報即馳奏行在且命
樽提舉諸軍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丙寅盡二十九日戊辰

二十七日丙寅詔戒飭將士詔曰狂隣不道肆凶殘

王師所臨無往不克捷奏累至俘獲踵旋尚慮狃吾屢

勝之威忽彼不虞之戒不愆六步七步尚其如虎如貔凡我將士率兹有衆益務整肅軍伍料理甲兵申令戒嚴蓄威養鋭雖折衝于千里須制敵于萬全天下本為一家豈貪尺寸之地金人亡在旦夕當以殄滅為期咨爾六師咸聽朕意　李寶敗金人于陳家島先是有劉𤀹彪温臯趙開李幾四人聚衆于京東與王世隆合共攻成陽軍成陽軍者密州之莒縣陷偽改焉李寶泊于東海縣𤀹彪等遣于琦等四人詣寶軍納欵請以兵相

助實遣騎兵同四人往仍借補趙開等四人修武郎于
琦四人各借補承信郎實進船至膠西聞岳彪等圍成
陽軍是時金人屯駐兵皆趨江上成陽軍雖空虛猶堅
守岳彪等說京東百姓曰金人盡趨江上老小獨留而
所在兵起皆為大宋之應何不乘此時殺其老小以圖
康靖于是京東之民盡殺金人老小惟沂州倉山冷水
營有屯駐金人五百騎故成陽軍遣詣倉山告急金人
盡發五百騎解圍成陽軍趙開等皆散去世隆者耿京

下馬軍也乃率其馬軍駐于日照縣二十里寶軍中提舉一行事務曹洋借民馬同小吏徐堅兩騎往迎之世隆以其衆降洋以世隆見寶令作山後都統制以待官軍進攻數日趙開以其衆至洋與寶議亦授趙山後都統制俄金人自膠西出船皆獨梔用夾油絹為帆約千餘船其勢甚盛兵部尚書右副元帥蘇寶衡統之以大總管六員為副各分部海船完顔亮令十月十八日到海門山入錢塘江斡了大事遣阿古來江上迎報泊于

陳家島寶泊于石臼山兩軍相望三十餘里而日起北風
寶等憂之有大漢軍水手數百人迎軍降又有大漢軍
節次來降大漢軍者簽起上等戶也皆富豪子弟寶與
洋問之頗得北軍事實捷勝軍統領官馮湛請海船十
隻自立功洋察湛有懼怯退走意不從洋請以甲寅進
船迎戰高敞曰不可彼衆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衆皆
不諳海道且降人云金人在船中惟匍匐而睡不能動
雖衆何為況我深入至此前過大敵雖欲退走其可得

乎有死而已敵氣沮而止癸丑洋祭風是夜猶未順四鼓洋命擊鼓令將士皆飽食已夜漏將盡洋命起碇進船風猶未順衆有難色方鼓行良久南風漸應順風進舟將士皆懽譟踴躍洋先以所乘舟直犯敵船以亂大頭船中已有火起者倏忽火大作官軍舟船皆到火箭亂發敵船皆油絹為颿故火騰愈熾金人被焚相與投海而死者不啻數萬人洋賀寶寶曰皆公之力也黠校舟船而馮湛已背陣而去既而王世隆趙開等皆來遂

令趙率其衆旁海而行以世隆在舟中至海州世隆馬軍尚有七八百流在海州缺以世隆趙開至行在浙西總管李寶申十月二十七日將一行官兵海船到密州膠西縣地名唐島逢見金軍海船六百餘隻乗載金人渤海二萬餘人大漢軍一萬人水手四萬人于唐島以來應諸浦口至膠西縣水路二百餘里連續使風入大洋向南定日尅期以取杭州寳親率海船當敵要分布衝擊乗風掩殺自早至二更以來殺至膠西縣巷口殺

死金人渤海軍不知其數其船被風勢緊猛飃颻靠岸風浪打損及困入船與敵戰鬬損壞遂行焚燒了當三晝夜二百餘里燒火不絶全獲勝其金軍殘零船數十隻寶亦使風趕趁百里戰殺過膠西縣以來其船被風浪損壞海道上下肅静別無敵船所有都統制押被亂軍所殺外取得銀牌并銅印及原差海道官職位并録白元降征南指揮行程歴真本在前所有燒不盡軍令先會六路策應李鐵搶下王世隆趙開劉敵雲孫賛收

十連綴應副萬人逐急披帶追襲走透上岸金兵又差
將官郭大用兵旗索横王徳和部押諸義兵勦戮盡静
其殺死金兵斫到首級更不收留外有活捉到金人渤
海等內副都統制銅印及銀牌除已申具朝廷乞照會
續又報都提舉事務曹洋獲活捉到金人頭首下項
榮禄大夫工部尚書水軍都統制蘇保衡驃騎上將軍
益都總管副都統完顏都家神鋒總管輔國上將軍
密州節使佛寧　神鋒軍副總管昭毅大將軍雄州刺史

鄂幹威鎮軍總管昭毅大將軍水益者孟斌威鎮軍副總管御前行宣大將軍高什宿殿實達國武發大將軍都水軍使失名姓

二十八日丁卯鎮江府通判陸謙之以託疾避事放罷戶部侍郎劉岑等劄子勘合近承今年十月三日聖旨指揮令戶部委官前去點檢椿管朝廷錢糧如有違戾去處將當職官吏申取朝廷指揮重作施行數內建康椿錢委鎮江府通判右朝奉郎陸謙之照應以降指揮

日下躬親前去點檢本部排日專牒本官前去仍具發
回任月日申部去後今據本官申稱今月十八日起發
前去到陽鎮忽爲痼疾發動除已再回任將理才候痊
可即便前去點檢申部候指揮奉聖旨陸謙之放罷
二十九日戊辰張子顔等輸米助軍右承議郎充敷文
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子顔右通直郎充敷文
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子正右承事郎充集英殿修撰主
管佑神子仁左朝散大夫充秘閣修撰江南西路計度

轉運副使兼本路觀農使宗元奏臣等伏覩王師進討竊慮兵食所須費用浩大謹以私家所積糧米一十萬石進獻朝廷伏望聖慈特令所屬各差人船去前逐庄交割令開具停米去處下項湖州烏程縣烏鎮庄一萬二千石思溪庄八千石秀州嘉興縣百步橋庄五千石平江府長洲縣尹山庄六千石東庄二千五百石吳縣横金庄二千五百石儒教庄五千石常州無錫縣新安庄七千石宜興縣善計庄九千石晉陵縣（缺）庄二千石

武進縣石橋庄一千石宜黃庄七千石鎮江府丹徒縣
樂營庄二萬石新豐橋庄六千石太平州蕪湖縣逸恭
庄七千石以上計一十萬石有旨令轉運司拘收　太
學程宏圖上書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臣子之至情
也臣等蒙被教育之久當今日國家危疑之際正宜捐
軀効命詎敢嘿嘿而無所獻臣聞之近日金使之來桀
鰲不遜宣言傳金長之命姑以還天眷畧歲幣為辭乃
欲增割淮漢地界邀取將相大臣道路傳聞中外憤惌

且淮漢國之要害也求淮漢則是欲毀吾之藩籬將相國之倚重也邀將相則是欲奪吾之心腹使我藩籬既失腹心既去天眷雖還歲幣雖略其能國乎是決不可從之請也夫金人謀我固非一日今重兵壓境而使人乃有此請知我之難應而冀其必不從也不從而釁生釁生而兵舉變在朝夕灼然無可疑者是猶賊在户外而索物于主人不得其物必無空返之理物既決不可與則主人必有以應之可也今日之事國家之所以應之

者其先經務有四焉一曰留使者以欵金人之謀一曰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一曰先舉事以决進取之策一曰用人望以激忠義之心夫所謂留使者以欵金人之謀葢金人南侵之計為甚久而攻取之具為甚備近日决意離舊土冒長塗親董重兵壓我境土乃遣使要以難從之請非真請也啟釁之端俟使者一報耳且聞所遣二使皆彼國之肺腑平日所親信者未必非其主謀之人前日殿上之對軍士恨其不關其口而奪之氣臣

等顧朝廷姑善留之為之辭曰前日所請皆汝等口語初非國書所在吾將遣使以實汝言非獨使其未知所請之可否吾且得以措置為前進之策亦可以挫彼之銳而示吾之未弱也此而不留恐我之所以為備者彼皆得以知之其餘一泄則金使今日回彼界金兵明日入我境必矣夫所謂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者蓋舉天下之大事必先有以作天下之氣國自和議既行之後為故相秦檜所誣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三十餘年矣

一旦思得其戮力必有以感動其心而奮起之可也故
哀痛之詔不可不亟下聖詔一下南北之民當感激流
涕爭為之念事豈有難舉者哉然詔不可徒下也首當
正秦檜之罪復無辜之冤以舒天下不平之心而振其
敢為之氣且秦檜所以失吾南民之心者自趙鼎以不
任和議而竄逐海外身滅而家亡則學士大夫忠憤之
氣沮矣自岳飛決意用兵而誣大逆身戮而族誅則三
軍將士忠憤之氣沮矣至于長舌告訐之風起羅織之

獄一言及時事者不問其是非必致死所使天下不知有陛下而欲人呼已為聖臣則天下匹夫匹婦忠憤之氣由此而掃地矣秦檜之所以失吾中原之心者士大夫一時陷于敵中而家屬在吾國者兩國已和檜既不能官其後嗣庇其宗族以結其心而徒使之怨艾以報我乃復徇金人之請而悉還之彼又何戀哉且其遣時如赴死所悲號之聲徹于道路甚者宇文虛中有克敵之謀計策已就乃以諭檜檜意以其功在已上既匿上

聞私遣首者告之金主遂致宇文族誅使願忠懷義南
嚮吞聲而憤其絶望于我也今者要令有司正秦檜之
罪追奪官爵而籍其家財追贈宇文之爵而為之立祠
雪趙鼎岳飛之寃而後詔書朝下而暮赴必矣又當重
為檄文聲言哀切令中書刋板詔告四方擇有深謀密
計效死之士授以檄文副之空名告牒令潜入中原開
諭招誘思我朝之人約以徒黨仗義而起期以日月為
吾之應擇端慤服衆守義之士授以檄文付以空名告

牒令游江浙淮漢招集土豪鄉兵與販私竊盜之徒俾為盡其忠義用命而起期以日月為吾之援陛下然後下親征之詔移蹕建康命將帥勉厲軍士應敵所臨人盡死戰是其氣固足以呑讐仇矣盖内有吾南民義兵之援外有吾中原反間之應使敵人進不敢前退不敢後則祖宗境土可傳檄而定也夫所謂先舉事以決進取之計者臣等非不審事機妄勸陛下輕易動兵以開未必然之釁也使敗盟生釁之端未露舉國長驅之勢

未逼則吾之動也固未可輕今其重兵已臨汝潁而其先驅已羅邊境此其意欲何為者使吾不先發則屯汝洛者直窺襄陽羅邊境者突至淮泗襄陽失利則可以控蜀且有順流東下之勢兩淮失守則脣亡齒寒江非所恃環海不可以不早計者海之南北延袤萬里攻備之所不知其幾使敵至而我備之備多而力分使我先之則彼不能無東顧之憂而江淮之勢可以少緩朝廷今日若尚猶豫欲前而不敢前臣恐要衝之地為敵人

所有而我失其勢矣我失其勢則用命之人將無所措惟能先敵而動則天下之人謂國有謀焉故雖驅而赴之萬死之地人知有恃而無恐矣又況四方奸雄之徒凡師旅之際未嘗無鼠竊狗盜之心吾有示弱而不決則彼將伺隙而動大而竊據小而嘯聚有必致之患倘從臣策為先發之謀示恢復之意則非徒可以坐消此患而為此流者又將起而為之助所謂以寇禦寇一舉兩得之也夫所謂用人望以激忠義之臣者雖不可徧

舉如張浚張燾胡銓辛次膺皆其人也且浚尤天下所屬望者而朝廷尚未用之臣知之矣是非以輕躁之故而懲之邪五路之失驍將之失此固浚少年輕躁之過然久在行陣熟知險阻敵人之情素所諳曉而又罷廢二十餘年想其少年之心必能深思而痛懲之矣崤函之敗不可懲而孟明再用卒霸秦國夫豈可以一失而遽棄之哉側聞浚于秦檜初死之時亦嘗上書言兵事矣陛下試召而問之何以膺敵何以制勝何以為善後

之策缺不用之哉或者疑之謂其罪廢之久必有忿怨不平之恨此尤不然臣嘗以天下之理攷浚之心焉且天下之望不徒歸也是必有愛君憂國之心而天下亦必以是心而望之況一浚未足道也而天下之忠義實視之以為進退陛下試思之浚一用而忠義激浚一廢而忠義頹其利害孰輕孰重顧陛下不以浚而用浚以天下忠義而用浚可也至于胡銓以直言得罪于秦檜不死于秦手亦天意有所待也陛下若能付以臺諫之

任是必知無不言雖當多事之時可無姦雄之慮使其一日立朝則詭陛下為茍安之計操兩可之論者與詆忠直而慢事功者皆屏息而不敢為矣如張燾辛次膺則陛下固嘗親而任之矣處之廟堂之上皆可以固國本而延攬天下之英才此而委之可勝惜哉嗚呼今日之事勢已急矣然臣等又恐朝廷之上猶以強弱不同之為憂財用不足之為慮以臣觀之為是說者是皆無謀以沮謀者也葢兵之弱不足憂曲直所在勝負係焉

國家自講和之後聘問所往不為不謹玉帛所遺不為不厚今日金使請命方欲刈吾藩籬之地取吾腹心之臣不知吾何負彼而敢有是哉中外聞者扼腕思奮今日之事直在我矣師直而壯士氣百倍大兵渡淮南北響應彼將索然自失雖有百萬之師無所用矣臣等因知强弱之勢不足憂也國家自休兵以來故相秦檜務飾太平以貪已功凡百司庶府莫不畢備當此艱虞豈無所可減罷者且以學校事言之養士之額員以千數

公私一試費以萬計官吏廩祿歲又不知其幾苟從一時之宜權省罷之未為廢事然此特臣等所知者矣其他冗費豈無百倍于斯顧俾有司枚舉條具凡非係軍民之急者不以小大一切罷去則民不加斂調發有餘臣等因知財用之乏不足慮也親征之舉陛下何憚而不為然臣等因知陛下必為矣前日和好之議陛下豈得已哉徒以梓宮未還太后未返又恐金人未能釋憾致吾淵聖帝不安故勉為此舉想陛下二十年間念七

朝之陵寢思兩河之人民朝夕于懷不能暫置陛下豈不欲奮神武之威以雪父兄之恥第有所重未敢輕發今者陛下于父母兄弟之間生無所累死有餘怨以前日愛親之心發為復仇之舉則何攻而不取何戰而不勝哉漢高帝以義帝之故三軍縞素猶足以起義氣而取天下況我國家雪先帝積年之憤其視高帝尤為易也今觀金使欸我歳幣邀我兩淮其辭氣狠戾與向者殊此必有所恃而然也臣恐憑陵之患直旦暮耳此而

不決則歘然驟至雖欲禦之已噬臍矣臣等願陛下行之以果守之以堅拘留金使亟下哀痛之詔促發渡淮河之兵速召人望以慰天下之心中外響應士氣激昂中興之功指日可冀然竊有私過計者不得不為陛下言之大抵金人之情變詐百出吾與之和彼則以我為弱取我無厭直欲坐困我國一舉而有之我欲與戰彼則知我有謀彼則緩而不進以挫我銳逮其師老財竭又將變矣金人之情或和或變或緩或速要其所欲豈

直歳幣而已哉靖康之禍使者交馳而已扣城矣覆車之轍可不為鑑臣等激于事勢之逼誠恐朝廷或墮其計與時倉卒雖悔何追故不避斧鉞之誅仰干天聽願陛下以臣之策謀及二三大臣茍以為可決行之誠天下蒼生之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八至四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冲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金德基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己巳盡八日丙子

十一月己巳朔王彥入虢州王彥自商州遣發官兵會合虢州十月丁卯收復朱陽縣招降到縣令奉議大夫劉楫商州都監供奉班祗候丑元實已到虢州城下僞

知州蕭信出門迎敵不勝遁去官軍遂入號　金人攻
無為軍先是知無為軍韓髦移治在荻港唯總管倪壽
率民兵在城中金人犯無為軍壽率民兵皆走城中居
民先以驚移為之一空巫師吳椿年者病傴僂不能行
獨隱于嶽廟中金人唯十八人入城至嶽廟前椿年出
唱喏其帥問曰爾為誰椿年曰軍學進士吳椿年聞郎
君到來不敢藏避願得投拜其帥喜曰命爾為知無為
軍候下江南當以爾知太平州椿年拜謝引金人悉入

軍治登譙門繫其師馬于門下椿年指民居曰此為誰氏此為誰氏其師喜椿年請詣其家取其物為獻其師許之椿年下譙門見無人相隨遂解其馬急乘之馳出門去其師與十七人步追之顛踣損腰椿年知崔臯將至走報臯且以馬贈臯使速進兵臯以銀五兩酬椿年即率兵以進別以馬載椿年金人見官兵將至悉遁去唯其師損腰不能行即舁入南禪寺輪藏下臯等入城椿年得其師以獻臯臯贈年五千臯大張其功作殺退

金人生獲呼蘭貝勒妝復無為軍報捷俄縱軍人入掠居民取遺留之物民不堪之皐轉三官民怨皐之縱兵刼掠也乃訴皐冒稱功伐掠民舍事遂寢其賞不行取呼蘭貝勒赴行在

二日庚午金人遊騎侵及瓜州是夕金人攻瓜州權都統制李横統制官劉汜率衆迎敵用克敵弓射之金人焼瓜州驛亭而去探報逆亮細軍已屯駐和州雞籠山矣欲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尅日渡江　知通州崔邦弼

棄城復回崔邦弼以右武大夫吉州刺史知通州初建
城科擾百姓苦之邦弼常言如有警當以死守修城畢
畫圖以獻于朝議者短之金人已占揚州邦弼失措通
判趙不悔十月戊辰出城先遁去以次郡縣官已逃去
已已質明邦弼欲出門遁去百姓畢起吊橋遮道相與
責問邦弼以謂知府修城約以死守今欲前遁使百姓
受死于城中何所恃賴邦弼語塞為之少留出官錢散
官吏軍兵為姑息自全之計庚午邦弼密令卒夜半縱

火人皆趨救邦弼因得縋西城而去城中軍人剽掠幾至生變大辟罪人王十九等四名皆竄去常平提舉王珏聞變遣料角統領官盛佺等將兵四百餘人前去彈壓令邦弼使喚已而省定邦弼遲疑數日不得已復入城

三日辛未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行至鎮江府遺吏曰葉義問以知樞密院事來江都親乘大座船以使臣二人執器械立馬間左右見者無不笑義問以儒術自許有

姪貞卿者常語人曰方今儒將家叔知院一人而已義問至鎮江聞瓜州官軍與金人相持已皇遽失措時隨行有統制輔逵來忠信數人諸統制共坐間有樞密吏劉子忠忽問曰大江之北即是金人重兵何以卻之逵應曰無兵國家勢弱無法可以卻敵在旁聞者皆掩鼻義問漸發間探者過江且載銀帛犒設諸軍是時冬月江水低沙洲皆露義問役民夫掘沙為溝可深尺許沿溝栽木枝為鹿角數重乃曰金人若渡江來且以此攔

阻之間者無不大笑民夫且執役且笑且言曰樞密吃羊肉其識見何不及我吃糟糠村夫一夜潮生沙溝悉平木枝皆流去矣義問得知建康府張燾公狀告急金人侵及采石為渡江之計其勢危急日下火急起發前來保守江渡　臣僚奏請致祭于山川神祇臣僚劄子奏竊謂陛下飭躬修德宜可以勝强暴欲望聖旨發使人降祝文御香告祭沿江祠廟使皆受職同力保護以固江左倣昔謝元禱八公山祠故事臣願陛下即行之

又臣僚劄子竊謂天下威靈顯著血食廟廷載於祀典者願令州府分詣致禱四聖五嶽之神威靈尤顯著者饗于克誠二百餘年矣豈不能護國家惜生靈掃除天下妖孽乎願令宫觀設位致禱務虔恭嚴潔兾蒙陰助以速萬全之喜有旨並依其合行事件令禮部太常寺疾速條具申尚書省　張子顔獻助軍務各與轉一官韓彦古獻助米一萬石與合入差遣

四日壬申葉義問起發是日義問離鎮江三十里宿下

蜀鎮至未時後有流星急遞馬轉報淮東總領朱夏卿竹紙手帖云自食後有金人侵及瓜州與官軍接戰至申時官軍敗退潰散瓜州渡為金人所據行府以金亮克日渡采石故且急往為建康守禦之計　李横及金人戰至瓜州鎮軍敗統制魏友王方歿于陣金人欲奪瓜州渡以重兵直擣瓜州又分兵各路向東徑抄江頭自江頭逆趨瓜州都統制李横引諸軍迎戰葉義問督鎮江駐劄後軍渡江衆皆以為不可義問強之未著兆

岸義問懼怯之狀見于顔色即時向西去曰欲往建康府諸軍起發耳市人皆媟罵之金人兵勢甚重中軍統制劉汜提本部兵先走諸軍不進横以孤軍不可當亦倒卻於是背印使臣不歸失其都統制印金人追官軍壅路不能行舉手就披膊遮其頭而往往中流矢綴脘于額衆知不可當遂涉運河過河西亦奔走得脫金人以鐵騎掩至江上左軍與後軍皆没于江江南人望見皆失聲而哭其聲震天地後得左軍統制魏友之屍于

湖中得後軍統制王方之屍于柳林中皆金瘡被體朝廷賜廟額爲之立廟魏友王方之死也發憤報國力戰以喪其命乎與士卒旅進旅退不得已而死乎廟食不朽姑爲一時之激勸也劉汜錡之姪也錫之子也性驕傲不曉兵事唯習膏粱氣味如痴騃小兒每洗面用澡豆面藥玉女粉之類不下六七品凡奉其身者皆稱是錡狃于順昌之勝謂金人爲易殺欲效謝安之舉幼度使功名萃于一門遂以爲中軍統制殊不知任重致遠

倘非才則反誤大事此劉汜所以望敵而遁走也義問至柴溝又聞金人在采石之報欲復回鎮江又問向裡山路可以通浙東否諸軍皆喧沸曰樞密到此不可回則有不測左右執事者皆懼恐變生不測乃請義問速趨建康遂趨建康　張浚判建康府不許辭免知建康府張燾召赴行在賜張浚詔勑張浚省所劄子奏辭免復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恩命事具悉朕惟用人之法當求終身大節而不責一時之疵故鮑叔得管仲

於三北之餘而秦穆用孟明於一敗之後風績之著書傳可傳卿夙負大名蚤登三事一跌歷年茲者棄舊圖新思有所施屬封疆之多壘方帥閫之須才坐禦邊衝無易舊弼爰寵還於祕殿俾作鎮於巨藩遽覽來章欲回受命乘時機會豈惟復鴈門之騎輔予艱難庶幾雪渭上之恥往承茂渥毋或牢辭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旨不多及

五日癸酉葉義問至建康府　趙撙發蔡州趙撙已得蔡州方四五日忽被成閔移文報奉詔總諸軍併舟師援江上留撙一軍守蔡州辛未撙遣李詢會成閔癸酉又被移文令撙亦歸乃以李詢為知州撙遂以本部兵歸詢蔡州人以從義郎在鄂州軍為部將都統制吳拱令詢同皇甫倜往信陽軍招忠義人取蔡州撙自信陽取蔡州故詢在其軍中撙以丙子到麻城被旨依前駐劄蔡州

六日甲戌詔諸軍逗撓失律召成閔代劉錡罷王權赴
行在奏事差池州統制李顯忠代之　曾王劉子言信
賞必罰上曰賞罰誠人主之大權昨來王權臨陣退衂
朕已遠竄令成閔李顯忠吴拱三人大帥制置招討之
命宜即批旨便除以示懲勸　王權罷都統制赴行在
王權自和州退兵江南也葉義問奏權不合退軍是時
金人已在楊林計置渡采石矣會有旨令義問差營押
權赴行在權乃去軍都提舉張振權主管軍事　李顯

忠為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七日乙亥與金兵戰闘等並為戰功勘會從來戰陣除殺金平和尚原大儀鎮順昌府明州城下立功人外餘不得為戰功人縁今來用兵制敵理宜激勵乙亥有㫖應諸軍等將士但與金兵戰并守禦立功之人並與理為戰功　虞允文到采石趣李顯忠等交割王權軍馬虞允文先往采石趣李顯忠交割軍馬去采石五六里道遇王權敗兵各鳥獸散虞允文訊之皆曰我輩昨随

王統制只聞金聲不聞鼓聲蓋權未嘗與敵交鋒惟是走耳是日敵兵進迫大江鼓聲動地尅初八日渡江采石瀕江居民震懼竄伏吏士無人左右止允文曰事已至此欲何之允文叱曰今日國家危急如是我豈得不身先士卒遂策馬疾馳到采石人心頗安遥見北岸敵軍列寨連亘不絕我軍奔敗之後部伍絶無紀律虞允文造其間會見官兵虞允文勞之再四因問王權敗北之端皆曰非敵之善戰蓋縁只是走耳未嘗見陣虞允

文因激勸敗卒曰萬一金兵衝突公等戰乎衆皆嗟吁
指北岸曰彼勢如此誰能以身犯必死乎虞允文徐曉
之曰敵萬一過江爾輩措足無所雖走亦何之今怯戰
亡走亦死戰亦死等死不如一戰冒萬死求一生轉禍
爲福因敗成功況朝廷衣食汝輩二十餘年緩急乃不
能死戰以報國家乎衆因允文語慷慨發憤曰今雖欲
戰奈何無統將主其事虞允文覺其可勸喝言汝輩止
言王權謬妄致此今朝廷已到選交割王權統軍馬衆

愕然曰誰可將者允文諭之曰朝廷差某來趣李顯忠交此軍事與李顯忠如何衆合掌曰得人矣允文又諭之曰敵謀來日過江勢已廹急諸人當戮力官家已發内藏庫金銀錢帛并節度承宣使已次官告在此賞給有功者衆皆曰誠然我輩當盡死力轉相勸語須使各軍皆奮臂首爭死敵虞允文因勾集戰艦揀選水軍五千連小舟排護岸下以船當前終夜整擬　金主亮築壇祭天乞風取來日渡江金兵築壇于采石兩岸金亮

登壇牛羊黑豕白馬各一祭天禱江乞風取初八日以濟因使偽參知政事李通跪壇上口占檄文招王權曰吾提兵南渡汝昨望風不敢抗拒深知汝懼嚴天威吾今至江上見汝南岸兵亦少止緣吾所用新造船與汝南岸船大小不侔兼汝操舟進退有度甚協吾意汝能盡陪臣之禮即率衆降大者官小者賞後若執迷不返吾渡江戮汝無赦虞允文復遣所獲北人賫書諭之曰王權以不曾一戰朝廷已行竄責矣今統兵官乃前執

二太子者李世輔更名顯忠并前奉使一箭中的虞允文同在此汝欲來校勝負此亦有以相待

八日丙子中書舍人虞允文統制官張振等大敗金人于楊林遺史曰金人得和州完顔亮親率大兵臨西采石楊林渡已數日王權軍于采石相拒知太平州王傳者殊不介意傳與權猶蔽匿不以奏聞兵官幕職官或有請給器甲與軍兵令防城者傳曰不須如此張皇傳自與金人無讐必不見殺其語播于城市中城市之人

皆知傅有不能盡節之心州學學諭汪餘慶白于教授蔣繼周曰餘慶請與先生同見太守乞為守備繼周曰太守敢以無禮之言折人使人不堪奈何餘慶曰甚易也若果然先生但言滿城之人皆言知州是細作若不為守備則市人之言不其然乎繼周然之與餘慶同往傅言有軍期急事傅果怒而出曰教授何故如此逼脅州府繼周曰滿城之人皆言知州是細作宜急為守備以破其說不然恐生變傅默然氣奪繼周餘慶遂勸傅

中發文字報朝廷傅從之一日發八遞第一遞報金人已過釆石不言東釆石西釆石遞到行在朝市大驚五房院六房院堂吏盡般家屬出門城市間皆謂知邉報的確者無如五房院今既般家而去事可知矣遂驚移不可禁止第二遞報金人已到楊林而不言楊林渡朝廷撿視冊不載楊林去處莫知楊林在江南江北朝市無不驚憂者朝廷遣人於閭巷間尋太平州和州人詢問楊林所在是夜二更後方得一士人具言楊林乃西

采石之渡口也㝠疑稍定金人在楊林築臺于野亮令諸軍拈卷子取死事五百人先渡大江就楊林進船乙亥亮刑白馬祭天當塗之人日逐往采石臨江以觀之者不啻數萬丙子有采石之役愚常用心稽舊采石事實質之于士人僧道軍兵商賈官員觀謄報之功狀考一時之記録莫不張其聲勢大其功伐皆不可取信惟太平州及東采石之百姓所言者不約而同蓋其所親見而又無容心于毀譽也愚取之遂爲定説不敢誣天

下亦不敢誣後世也曰丙子晨隔江見楊林渡金人築臺四旁有黄黒烟突起人皆莫暁其所謂或曰昨日刑白馬祭天今日祭風欲出船渡江耳少刻烟漸微細而青白色辰巳刻之間有紅傘登臺亮在其下有綉旗環繞之俄聞樞密行府有參賛軍事中書虞舍人到采石市中吃食乃允文也或走報允文請臨江督軍允文至江口是時風色已作人謂金人祭風果應乎望楊林口有一舟出江相次尾首相啣而出凡出十七舟楊林口

忽生沙塞斷江口餘舟皆不可出允文命發戰船有水軍蔡將韓將二人各有戰艦一艘皆唯唯不動乃急命當塗民兵登海鰍船踏車每舟有兵數人發十海鰍往迎之允文坐蛾眉臺中戰灼幾不能止軍人皆說諭民兵曰此是必死之地若齊心求生萬一有回歸之理民兵皆然之風色忽止官軍以海鰍衝十七舟舟分為二官軍呼曰官軍勝矣遂皆併殺金人金舟其底濶如廂極不穩且不諳江道皆不能動手其能施弓箭者五七

人而已遂盡死于江中有一舟爲水漂流至薛家灣者釆石之下數里有王琪在焉以勁弓齊射舟不得着岸舟中之人各中一二百箭往往綴死屍于板而死取金人之舟視之乃用和州民舍拆板而造者每舟可載二十人板木釘灰皆不如法其敗故宜也是役也金人有四十舟在楊林出江者止十七舟官軍止有海鰍十艘迎戰二戰艦終不出允文追蔡將韓將各鞭一百金人死士五百人不死于江者亮盡數殺之怒其舟不能出

江也初亮問上年烏珠何以渡江或答曰烏珠自馬家渡渡江江之南雖有兵望見我軍即奔走船既着江岸已無一人一騎亮曰吾渡江亦猶是矣及楊林出舟當塗之人在采石上下登山以觀者數十里不斷不啻數十萬人亮隅江望之吾放舟渡江而山上人皆不動何也當是之時爭戰之聲方厲安危之機甚切而人皆罷其業離其居而樂觀之既而連亘數里駐足不動遂成江南壁立萬仞之勢豈人力能使之然哉蓋天實為之

也允文進劄曰蒙聖恩令從江上今月六日抵建康次日准葉義問差臣前來采石會李顯忠并給犒建康所屯御前軍馬臣于八日午後到采石見江北金兵甚衆極目望上下二三十里不絶鼓聲震地臣即時躍馬至岸口與諸統制相見北岸有一高臺臺上大紅綉旗黄旗各二左右行立中有大黄蓋有一人服金甲以大床坐其下問云此金主也昨已登臺祭天刑白馬與諸將盟矣兵號四十萬馬數倍之臣與統制官張振等共議

列馬步兵為陣靜以待之分戈船為五以其二傍東西岸行其一駐中流載精兵以待戰其二藏小港中以備不測擺布僅畢忽聞敵衆齊聲發喊金主親執小紅旗麾數百舟絶江而來未頃刻間已有七舟遽達南岸敵登岸與官軍戰臣往來行間再三傳令激以大義許以醲賞步軍統制時俊先登軍皆殊死鬬俘斬既盡而戰于江中者艨衝相撃敵舟皆平沉水死者以萬數天色向晦北岸鼓聲乃止敵引餘舟遁去臣等尚慮其詐不

敢以兵掩其前但以强弓弩襲其後追射之敵兵傷至夜師旋計其岸上之屍凡二千七百人射殺萬戸一人服紫茸綿甲注絲戰袍生擒千戸二人金人三十餘人餘皆伉健者臣度敵未必遽休而采石之舊將已去新將未至當軍情危疑間金兵冐來臣不當便引去暫且留此與統制官同謀戰守須俟一大將至有所分付乃敢還建康仰乞陛下特寬憂顧臣無任激切皇懼之至九日又奏劄曰臣覩所用之船皆如州縣渡口雇駕者

誠不足以當官軍戰艦又逐船惟满載敢死士意在直
截來奪岸口初不為水中戰具也以昨日之戰敵有旗
頭為官軍斫斷其左臂尚能以手持小旗麾其下進戰
久之乃仆地死餘人之伉健可槩見矣諸統制欲於瀕
江掘塹濶一丈五尺深八尺以防敵兵犇衝上岸及更
夜潛渡之兵見役丁夫開堤數百丈以土衛内堤官軍
立於堤上既有所捍蔽又無適心可以固守也臣聞臨
陣易將自古忌失士心李顯忠素有人望黥陟之間無

不仰服睿斷聖明金兵既敗采石官兵虛弱盡兵力如此臣豈敢愛身遽自引去比者戚方已約分兵船親來會合采石成閔軍非久到官軍既合決可以破敵不獨守江而已臣俟李顯忠到一一議定續具奏知此允文之二劄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九

宋　徐夢華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八日丙子盡十六日甲申

甡之嘗試以允文二劉論之昔歲馬家渡之役烏珠出舟于江官軍不戰而潰金人遂陷建康蹂踐江浙至四

明而回當時議者謂方金人進舟欲渡時有能鼓率士氣竭力禦之可使金人皆葬魚鼈之腹不為難矣雖用力不甚多假令以郡王使相賞之其誰以為不當采石之役正猶是也或官軍退却一步則敵人登岸不知肯似向時蹂踐江浙而復回乎海鰍十艘雖用力不多而金人悉死于江中若以前事為鑒雖醲厚之賞極一時富貴以酬其不退却之功可謂當矣而允文乃虚張功伐大其勞績意在於邀求厚賞以結將士之心自譽已

才而冀日夕之用可謂之要君亦可謂之欺君矣允文謂午後到采石鼓聲已震地允文方與統制張振等議列馬步軍為陣分戈船為五不亦遽乎列馬步軍為陣頃刻間猶可辦也分戈船為五非十刻不能辦豈容擺布僅畢金人方發喊況鼓聲震地已久雖欲出舟何用發喊又謂數百舟絕江而來且揚林渡當冬月乾淺惟單舟乃能出口若欲出數百舟非二十刻不能辦豈可謂頃刻間通計官軍分戈船為五金人出數百舟當占

三時自午後又占三時日已暮矣又謂七舟遽達南岸既戰罷計岸上之屍凡二千七百餘人七舟可載二千七百餘人則一舟可載四百人矣國家水軍舟船大而壯實者無如馬船官軍每隊五十人一馬船猶不能載八隊況金人拆人家板木旋釘為舟而能載四百人乎采石居民不啻數千家戶外有兩國之兵大戰至於敗者盡殲焉數千居民豈能安其居而寂若不聞允文謂親身往來行間再三傳諭激以大義許以醲賞至于當

塗采石之人指此語為笑端允文藉此蓋有心望為宰相也丙子之奏已行丁丑又作奏允文盛稱采石之功難者曰旗頭本執持大旗麾衆當先者也臨陣鏖戰之際已斷其左臂大旗固不可操執政爭命之間安得小旗而麾之耶其疎一也采石丁夫不過有數千人況踏車轉戰至夜疲怠之餘安可役使允文謂掘塹濶一丈五尺深八尺一夕之間開得數百丈又為內堤可立官軍計其工料非疲怠之卒一夕可辦者其疎二也愚嘗經

由采石尋訪掘塹立堤之地采石人皆大笑之且曰采石地勢有高下有山有水雖有連接亦有斷頭安能掘數百丈之塹立數百丈之堤愚熟視其地利深以其言為非是是諸軍虛張報捷者不可勝數諸軍提舉權都統制張振以拱衛大夫永州防禦使陞翊衛大夫定江軍承宣使又進中侍大夫副提舉王琪時俊統制戴皐水軍統制盛新皆轉横行官遥郡是時王權方去軍兩日議者謂權不去則為權之功故天下事有幸不幸也

有茱園戶杭文貴者以民兵在海鰍船中出江口中箭透項而出遂死之允文奏其功以謂忠義奮發用命當先力戰身死得贈忠訓郎與一子進武校尉文貴無子以姪為嗣而受之總李莘者是日偶不在采石故立賞不及張振懷州河內人初兩河陷振聚强壯得百餘人徑大行由喜兒灣流河直趍襄漢與桑仲合時仲為鎮提使用振為諸軍統都提舉仲被害李横繼為鎮撫使待振如仲後横與振有疑隙乃走投江歸于荆南等州

鎮撫使解潛潛用為中軍統制潛罷鎮撫使振隨潛詣
行在遂隸于張俊軍中俊以振為淮㣲將趙遷為正將
王德為都統制也紹興十六年德奏遊奕軍去隸侍衛
馬軍司已久乞將牙兵親隨親兵搭材等合一軍補遊
奕之闕以振為統領後選統制自初聚衆至為承宣使
皆無可書之績采石之戰邂逅成功豈不幸哉琪翠州
人德之子也新亳州人紹興十年張俊在亳州新挈家
來歸既至建康俊奏授新正使兼閤職俊以建康城北

水陸之田界新或謂俊在亳州受新北珠一篋而有是報漸陞新為正將隸中後為水軍統制皐破敵軍統制不救姚興而率衆先奔者是也　晁公忞金人敗盟記曰初八日金亮在壇上建黄綉真珠旗四面麾擐滲金鐵甲坐麾旗下紅旗告戒諸軍有敢死之人賞以金椀一隻酌以好酒然後登船而船小者五尺許則大者可知矣皆壯健雄鋭兵器俱精先登船者約三十餘人共千餘人是時西岸金兵鐵騎周迴三十餘里鳴鼓大喊

以助戰艦其船閉岸呼噪揮掉輒便衝過江我軍辟易又會北風敵船如箭有數十艘將泊南岸我師有恐色虞舍人躍馬行陣揮鞭督戰統制官張振王琪盛新時俊皆曰候其登岸一勦無遺虞舍人曰非與公等議破敵為期今乃用命乎且敵來勢甚急若容縱放登岸而擊之倘或機會一失奈何與其到岸不若中流擊之為宜諸將曰諾即統帥海鰍車船衝撞往來鏖戰士氣百倍無不一以當百金兵大敗且走金亮將發戰船渡江

也恃其兵衆意欲徑趨而渡故所用舟船乃山東平底前後軒昂運載粮船也一舟濟五十餘人以為大江如平常運河掉渡不難遂於船左右揷棹數枝飛棹奔突不知江流與運河之水緩猛之勢絶異又亮廹以酷刑戰士盡死不回而我軍戰船皆艨衝巨艦士卒用命遇敵戰船即衝撞中折全舟沉没者十六七續後繼來者見前敵溺死無餘皆反身回棹歸岸逆亮怒其復回悉敲殺之由是金人喪氣兵威大沮敵既退衂遂具捷騎

置以聞　李寶除靜海軍節度使京東東路招討使沿海制置使李寶燒金人舟船于膠西也遣曹洋奏捷于行在見奏海道之功上大喜厲聲言曰李寶第一功顧內侍曰今日寫旗賜李寶又問倪詢應簡如何洋奏活捉倪詢應簡二人見拘管在李寶軍中上益喜令洋取倪詢應簡親管押赴行在詢簡平江人越海投金人獻海道進兵之策并獻海船利害金人用之被擒是日除寶靜海節度使京東東路招討使沿海制置使賜金鎗

御書旗以李寶忠勇爲名金合茶藥酒器金偏帶束帶各一玉皮帶一差内侍陳子常同洋押賜洋轉十官賜金偏帶賜統制官賜錢一千貫　金國主亮退和州以其衆趍淮東金人以丙子江中之戰失利鋭氣稍挫且聞已得揚州遂欲計置瓜州渡江丁丑完顔亮以大軍皆行遺史曰虞允文見敵人已退又奏劄曰臣於今月八日大破敵兵已具戰守之計斬獲之數敷奏去訖次日絶早臣與將士同在江口擺布戈船分兵大敵其敵

衆行列比昨日稍稀至辰以來敵凡再鼓臣等旗麾出海鰍戰船五之二分其半向北岸上流直楊林河口以其半傍南岸而行其餘仍藏港中以防不測良久敵兵益稀臣恐金帥欲遁亟令水軍統制盛新引船杜塞河口以神臂弓克敵弓齊力射敵應弦而倒者以萬数敵見船無歸路即時從下流發火自焚官軍亦於河口上流舉火盡焚其餘凡一百五十餘舟完顔亮引餘衆遁去遣一小舟令張千者持書遺王權覩其書意似與權

有先約雖其策出于用間然亦不可不以朝廷已行遣王權之事報之以絕其覬望正遇李顯忠至臣與顯忠商議作報遣行獲金人奴婢二人賫往已録白同金亮書真本繳進去訖其張千本是鎮江軍使臣在瓜州戰陷敵中臣驗得本人身上有數處重傷已即時與轉兩官發歸本貫收管聽候朝廷遣喚外所有采石至太平州一帶居民各安堵允文三奏劄皆有可議者夫敵人應弦而倒者以萬數不知用幾萬神臂弓克敵弓能如

是即況官軍以舟船杜塞楊林河口而已楊林河口不甚寬濶而又敵人擺列處在岸上乎在舟中乎若在岸上則與河口全不相干若在舟中不過有數舟相對安得應弦而倒者以萬數也允文有門下士昧于名數典禮乃拾掇三劉溢其虛美作爲記事之文夸大允文之功允文蜀人也首自蜀中傳寫之衆皆和之於是蜀人家家有傳本矣愚恐萬世之後忠佞不分故不得不力辨

晁公忞敗盟記曰初十日行府既得捷報往靜安

渡沿江檢點營寨撫勞守把將士是日李顯忠至自池陽遣硬探知逆亮緣采石之敗十二日離采石十三日宿曠口十六日抵維揚與瓜洲兵合矣虞舍人謂李顯忠曰敵懲采石之敗空壘往合瓜洲兵矣鎮江無備某當往第恐兵少今采石愈益深塹築堤伐木爲柵守禦甚固敵未可卒至鎮江邊岸分屯備禦甚多要害僅數將軍能任其責分一軍相從如何須更得百餘艦則事濟矣顯忠曰敬受令是日虞舍人徑發循慈湖馬家渡

等處措處防托迤邐復還至建康洎至見元樞而知建康府事張燾造謁虞舍人問勞甚勤曰燾所謂賴公庇完顏亮約初八日來此會食使燾安往諸公因議可以往鎮江者皆有難色張燾謂虞舍人曰已建大功可任此責虞舍人欣然從之徑往鎮江謁劉錡疾已劇執虞舍人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無所施今日成大功勲乃一中書舍人也錡愧當死矣是時朝廷初得瓜洲之報急遣御營使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措置鎮

江虞舍人一日與存中總領朱夏卿知鎮江府趙公偁謀曰敵已瞰江宜經畫守禦之備今車船又攏泊維繫岸下有如臨期不堪駕用奈何遂相與臨江按試以警金人時江船止有二十四隻狀如方櫃外飾粉灰內執兵刃車轉兩邉之下外無所見并李顯忠所遣船亦至虞舍人命戰士倫車船徑趍北岸瓜洲將泊岸復回敵兵驚惶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轉回如飛敵衆皆憑壘縱觀駭愕相謂曰南軍有備如此亟遣人揚州報亮

亮馳騎立至笑諸軍曰此紙船欺我也既而西楊州因召問諸軍以必渡之策取十二月三日至鎮江早食有跪前曰南軍有備未易圖也向觀所用舟楫迅駃如飛寧能當之且采石渡方此狹甚而我軍猶不能利徐為之謀以伺其隙亮大怒以為阻遏軍威遂拔劍按膝數之曰汝罪當死我不即誅戮汝更有阻我軍謀者尚何辭軍伏地痛淚求貰者久之亮曰姑赦汝出與衆議之具百船渡江違令者斬諸軍唯唯而退　李顯忠到采

石王權罷建康駐劄都統命李顯忠代之顯忠被命急馳以丁丑到采石見完顏亮已退和州是日晚報捷曰十一月九日午時到采石探見金兵于西采石一帶擺布船隻顯忠激厲水軍及諸軍統制將官先于東岸分布馬步軍次用戰艦裝載甲士增以勁弓硬弩防遏遂遣潛師直取西岸焚燒敵船登岸進兵掩殺至晚敵兵退走和州委是報捷　李貴克順昌府李貴為江州駐劄御前右軍統制同統領張成等帶領人馬入順昌府

界會合忠義總守孟俊等收復順昌府偽知隷州蕭寛
退去貴等遂入城
十六日甲申金人以船筏攻茨湖不克退去茨湖在漢
上江與光化軍相對有鄂州副統制李勝荊南副統制
張進董江鄂州統領趙振張成荊南統領張抃郎琳李
清等各將兵防捍甲申金人乘船絞筏欲攻茨湖諸軍
且侵襄陽會風勢不利不得着岸有鄂州前軍旗頭史
俊麾旗涉水直登一舟呼曰前軍得功也諸軍可皆進

金人初不虞敢登其舟遂大驚失措行隊不整有墜水而死者諸軍繼進俊殺其將猶妆全功而回金人乃退去被殺之將蓋其定府總管杜萬戸也　京西王宣軍統制趙晟録到京西戰功曰十二月初二日敵侵茨湖以舟渡師時風盛吹過南岸旗頭史俊先登舟遂殺果勒千戸奪敵船十隻殺戮及溺水死者千餘人初三日劉鄂聞金亮被殺班師歸者無行陣多失路為鄉民所殺初六日均州忠義皆朝等部領忠義軍占據鄧州都

護鄭雄者來城入問鄧州守何在乃萬户蕭中一也中
一先已携家歸順失路倒馬隸中被忠義人丁統領所
殺宣遣崔俊尋中一只得中一妻三人長耶律氏也子
號小將軍諸爾布長壽等数十人鞍馬数十匹招討司奏
得旨立廟鄧州中一之子授武義大夫十二月京西漕運
姚紹來見三帥責其不親援鄧州拜別即行三帥媿之
次日並起發先是差訓練官二員牛宏王彦忠將帶正
軍聚集忠義約一萬餘人占據汝州並無衣甲二月敵

還師西京過汝王彥忠牛宏部領忠義邀于七里河敵兵盛遂敗退走汝州金人圍之十七日城破殺盡軍士張免侯順得脫亟來鄧州吳拱遣統制周贇等八十餘人往援汝州已不及正月一日遣王宣領所部往汝州節制諸軍初七日到汝州土門敵騎已退二十八日王宣等往城北三十五里謁秦王墓二月初五日金人數萬騎薄汝州先以精騎萬數渡汝河王宣部領親隨約三十餘騎先犯陣軍續至皆赴戰自已至酉鏖戰遼州

萬戶統軍泊男小將軍天大雨金人大敗走還西京親隨無不重傷而趙晟爲敵以棒敲碎其首惟親隨梁舉魯順魯皐陳才戰沒葛王已立遣兵再取汝州閏二月十二日戰于汝州至晚各分散殺獲相當十三日早金人全師來攻我師敗衂士卒死者百餘將官兩員戰沒十四日兩師相拒至晚各分散十五日降旨班師星夜發起鄧州途中接詔遞角令王宣部領親隨二百餘騎前來唐州二十四日到唐州公叅指討差總管充中軍

統制節制沿邊軍馬當日管轄將士招討云汝州路
兵馬皆出太尉保全蔡州已為金人攻破統制趙𢎞等
巻戰逐敵出城告急甚切專候太尉歸望太尉看朝廷
面確山縣諸軍見係統領游皐節制逗遛不進蔡州事
勢已急望太尉勉力確山自有馬步一萬三千餘衆王
宣唯唯次早起行到北陽縣二十六日鄒溝下寨去確
山三十五里二十七日拂早起發擺鋪馬報金人已到
確山兩陣相對約一萬精騎宣遂捨步兵引馬軍行到

陣前喚諸撥發官步人可披城擺布又問有多少馬答云約有三千餘騎宣令馬軍分作三陣第一陣如衝賊不勝使退居第三陣之後第二陣不勝便退居第一陣之後第三陣上則三陣俱上又喚馬正將田將副將汲將令田將將所部馬軍五隊約三百南當拐子馬汲將將下五隊馬軍衝突陣心宣指陣心謂汲將曰不用弓箭人各背刀衝突汲將爲敵騎所圍宣台親随馬軍崔俊等内有師遊原趙晟曹得楊肅李顯張進李度秦順

赴探打散軍馬萬餘三隊俱盡追赶四十五里敵大敗
三河皆滿趙晟活捉得穆昆一名次早蔡州人報敵帥
左監軍走去蔡州之圍遂解師及搏兵自信陽歸安陸
王宣還襄陽隆興元年王宣除荆南都統替李道參知
政事汪徹督視襄陽軍馬宣按邊經由鄧州南陽縣鵶
路取魯山攻汝州破城活捉到女真千戶沙呼實漢軍
千戶崔純并女真漢軍穆昆三十餘員并降番漢軍五
百餘人馬三千餘匹解赴參政行府有異衆奇功之人

李雲趙晟楊廸郝安祖張進曹德江浩劉邦寧王德高順趙進都統王宣保明參政行府將朝廷降到空名官誥書填推賞乾道間奉旨割唐鄧與金人金人隨即進兵統軍不撤所領番漢兵共十萬餘衆來攻襄陽至黃渠十一月間王宣先遣趙晟師遵原王政王洵賈亮戴廷等部押馬軍八十餘匹夜刼金人大寨斬五級牽馬十餘匹活捉金人黃醜四歸寨制置韓仲通推賞十二月內與敵戰于黃渠敵衆盛我師失利退却七十餘里

折兵將官一百十一人趙晟重傷推恩擢遊奕軍第二十將自此講和班師是役也吳拱多視親書之未嘗行陣者返令王宣保明趙晟者鄂副都統制軍統領官也副都統分戍荆南出軍襄京西之戰親在軍中故知其詳晟嘗被召至行在有劄子論今襄陽雖為京西要地荆南號荆楚上流然光化軍邉西一帶有小路十九處可以上至夔門歸峽盡是坦途並無關阻若金人知之直造夔路駐兵屯守則襄陽京南皆亦不足為用一則扼川蜀水路舟船不得而通二則據上流之勢可順流而下武昌九江皆失險矣乞行措置廟堂不為意晟軍中號曰趙大斧以能用大斧得名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九